皇明從信錄

要須得於
虜功可必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高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并誅同惡三

往往如此

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閒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諡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非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苦同士卒、以殄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遠戍戍此、朕甚念之○諭西京曰、朕惟京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務振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藏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揔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益竭謀慮、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制問存、○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

週切其下凡[illegible]邏[illegible]既[illegible]待[illegible]情[illegible]如此令行[illegible]任門[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而不以實聞者何耶

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剽近者高麗妄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所經要處皆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將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皆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為高麗招誘遁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嵩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為婚姻，誘令諸酋肆為不道，朝廷誅宗壽捕茂，延緩假命，故與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眞足古者
遺風

猶古人之
遺美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
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
賜緡錢預為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
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諡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
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
謹顧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則陳論一語不
泄出則行師授任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
於明有詐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速何
泥古為宗諸將奏百餘篇年皆資遺賜賞賜多惠鄉郡
父老及孤寡無告者于五人門立功服登府食事征雲
南卒時諸子幼人孫葉爵鎮撫弟昊早卒國督府同
知征思明卒文妃為王孫子晟初嗣永樂元年卒子
文蕃文襲子陞衍負爵不行嗣孫于倫復予孫宗弘治

中爵、為南錦衣衛指揮使、續封靈璧侯、康端十四年卒、子
術襲爵、王孫亂勤為丹徒景泰元年預推府院薦其才
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信趙榮使瓦剌、遷指
揮僉事、充參將、延綏虜寇邊、寇、屢勤才志敏捷、知兵
善談論、
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
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
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
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
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

承運司鍮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典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免五府糧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劬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簡篇自關
歷過來放
出之與聚
史法者事
心懷骨

學字漢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基自乎武昌巳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聖訓不可以處正以存此

建文齊黃……

惟　聖祖方能用權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潤色，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為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衙

塞道無不
知亦無不
引之固言
之甚吁真
深可及安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愼重兵刑之謨焉，治內柔外之畧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跡焉。

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系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郡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十百年、當益屢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職、祿糈不給、仕宦不統、農商莫通、于是稱王不知南面之倫、夫子更起齊民之業、司農宗伯、按牒笑困、而無所措手。適有請裁天子、詔議者、有限官祿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從操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者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有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

足以關朱既其他若岡若廣若濱若貴若蜀之重顧新
之東府諸學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國下其田不給
者分徙否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宅之資所下徙非大爲
則其民易安所徙皆附宗鄉其人不懸土奉國中對不
下止以榮宦取譯官秩貴聚而不通爲籍不干冠養不
奉歲祿不暇娛野林者繁其積傳士弟子職科兼不林
者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僭
議實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官服品仕奉祿輔國以下加
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豈不
關親下不議上旣在 天子留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
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置弗親
悉也是議大足採而當事者每牽制于因循漢業因頓
其咎
伊何

冬十月册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
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
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

軍化而撫業先之名民間緣系夫次遠衷復多端皇祖深見[illegible]系前法以和[illegible]人心之安慈仁式千古矣

江南嚴蓮花寨等處徑賊擒戮其叛酋陸充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溽州慶遠四衛向武泗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惬朕心聞之愈益

書傷○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孝感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聖祖訓之言○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選才閣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從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交官辭職。上益重之。如丘顯、湯行之、厲富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王用人

前此一年二朝今三年一朝最爲便

在靖進不准罷兵

之一
道也、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
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濬常州武進縣
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
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
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
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遣之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揚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揚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為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詭。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先應天五郡今年秋糧。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旣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隕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嫡皇曾孫文奎生太孫

稽古定制

聖祖原以古人期望臣子，奈何負之

允效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勝日，命內庭勿賀。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邵、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粮差蠻夷。十二月，攻破瀾水、魁宗、𢶍華、貢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畧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慴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兼

軍馬提調屯田○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裁及僉書宗簿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儀禮司爲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𨚗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

張諫授書嚴叔載正字蕭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楷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誅黨戴彝不與焉部者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錄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〇古州上婆洞林寬作亂寨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令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

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子纘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充全者古人所難今矣得並柔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子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不言其人更厚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卒、

試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乃旨降湾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又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壓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甍、而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羽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横

求於人之道
其以人觀也

擾潛闘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幷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

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役來專行不力初意蠢不可問矣爲之一嘆

大弗形葢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狥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緬鑾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纖積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

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潜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illegible]哉乎不與也惻惻乎如僞也合舜禹湯文武而一之矣。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棡薨謚曰恭○齊泰爲兵部尚書

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勑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𡸁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剌麽些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僉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十木𡸁寨其地峻險

官軍不得進至是與用計殺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揔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脩，初仕御醫事 文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太祖崩， 文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大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闕， 太孫遣 太祖詔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揉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醫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以此心上下天人氣先術御無晚

丙寅、文皇患瘕，韓公懋治，又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人問文皇嘗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發，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特見，曰臣嘗奉命療王，王說臣藥數矣，臣對王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毅處直病，上令元禮治之，不旦命飲一劑而愈。有妃嘗病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病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入冊架上，賓翻去，元禮纔驚嘆自失，賓不娶，歸終以書授于盛啟東、韓叔暘。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下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玉牒曰，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羣雄多淫酒肆，後自驕為誇。帝獨克己下人，務求賢經，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未明示朝，日昃始罷。稍閑，與諸儒講論經史，觀政至於乃退宮。隆寒盛暑，不常少發。體或不豫，亦強不暫凡。有陳論，無問尊賤，皆令引見。而失有小繫，以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下自奉，非宴羣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念尚儉禮，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滅朔

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
隨其誥。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前構。用兵料敵。機發
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若將奉命成功。不吝賞。天
地嶽于經祀。秉圭齋戒。儼若神降臨。其心愛民。尤矜
式窮。詔又條精擬難。每焉洪誥。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濫
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祭禮樂制度。事
物防範。纖悉不備。具燦然可述。春秋已高。猶勤為治。防馬
政。簡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節
儉。罷用陶瓦。嗚呼。其
謂聖神之極矣。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撥克戎狄。以收復諸夏。
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辭亦不文。四
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中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帝本天縱之資。聯迹因聖。見元政凌夷。豪傑
並起。恣為殘虐。天下大亂。凋弊極之。不得已起義兵。即
除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遂
滌房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與衆廓陛。定郊祀。
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壺之
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

恭祗祇推曆數審法度謹兵戎斥倭叛絕遊幸却異味
辭群嗜馭無畏恩威決洽縣奏臨朝日晏忘食虛心
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
退朝輒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
之殿廡出入省覽凡部命令擇筆立斷或命侍臣立
榻下操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渾雅當從達物情戒警
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讀者感動誡諭于豫臣庶具
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黜佞遠士賢尊尚氣節孝弟
勸農桑蠲逋負獎廉能斥貪殘擢奸俊佑善良寬仁愛
人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
巍然煥然過古遠矣

袁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
有贓罪讀印未煖卽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
者不次擢用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
道民以恭業稱由中達外可驗蓋寥
能乘泉跡載云　命嚴于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
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
赴京陳說政務或被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贓至十
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爲將來之戒于
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

曰皮場廟，于公坐傍各置一剝皮實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爲老人，怕做人材，詐爲瘖瘂不識字以其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璥先是也。有以人才郡史，慮事累及，詐以它尸作已名，而瞞雖相埋，而潛逃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蕭索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嘗記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件好事來？至頭來全無一些舉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孤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詔令日士大夫須 朝廷則誰論也，省之能無愧乎。

諭曰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羣雄並作黎民皇皇　高祖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從矛所向靡充攻取　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靖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關及涼遼取秦晉舉燕趙薊漢掃清關隴底定南蠻北狄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奉朔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攸托正位之後孜孜圖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斷自郊廟以及諸神之祀禮文咸秩有赫其廟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適郡府悉皆設衛有事則　部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發歸士卒而單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中禁令嚴賞効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悉舞小民惟恐失所蒙戀之後則不少貸而冠服有別背材有訓則民志定矣宮中不敢預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病民閹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僅如優前代勵忠臣正禮儀之失去海岳之封剷積歲之弊其經緯大經皆出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唐同之序大明曆日有曰功高萬古曰得還之正示得運全

分天干之一節尚雅凡二十四字之首

皆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執其善言 聖治而揚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勑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做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廂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帷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業子不忍亡其孫之甚

蓋人多不能

大孝至仁

[illegible]深更夜分、侍衛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　太孫奉　太祖靈輿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公論。）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寓意。）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深心苦語）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帝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 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承正位。繼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哀。 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為皇太孫。太孫生而慧。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瘵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閱楚踰年。即瘦瘠若不欲生。養吹哽之周市盡何餘焰念。 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俄其賓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

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御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闋除，猶類自致。三弟皆殂，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旦則旰與同食，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處事奇譎，詳恐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讓本一身。太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寄付裁決。厲精政治最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太祖嘗讀律，見中有餘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處，怒輒誅夷狼籍。一日退朝不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弒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處之理。父之原無以病經年，侯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病，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替投附

于主人不知故成之而畢乎耳。太祖驚曰有是哉朕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爲仁耶是耶朕無憂矣一日遜獄表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試之果係主人之子僞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孫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覆畫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姣見其人般非烟觀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識書故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指甚聰頴一久敎文與之侍側太祖命咏新月蘇文詩曰非夜嚴陵失釣鈎何人敲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詩日誰將玉指甲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悦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貌何乃草遺詔諸王哭

遺詔止諸王臨葬太祖神明獨純必非懸所見而云然也是時齊黃未與其謀食可苛責至如鎮守諸臣劉宋奔徐當得持際令元數前請並焉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齎勑勒使還國

朱鷺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北者上下從茲隙矣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奔之日而弗克躬臨且葬其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齊字未敗室構方畏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為刑起于戈于苫塊之間何慮之謎也明示以猜而啟人之無猜得乎齊黃短祟已見崖畧加以方正學之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慮難壹起亡之禍豈保定之才也特其烈烈而死不媿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夫以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〇又曰難諸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奔喪其何以令勑特勑歸重猜疑耳曷登乎若詔書未至而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光武以哀毁聽朝所存方之學古持正并之一得謹孝緊求士于家萬全此將安取乎於??王未必來典以為利嗟嗟天下好事喜功之人世無如斯實業而況武帝孫前樹號生小先哭然之未敢明拉而來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其非制乎父命也夫將其從後戕哉斯公

麻衰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寧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文皇門金川時難人從火后至遂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從徐王允熞居焉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許翔野編

朱鷺曰自古世亂民代有據為緒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稽其治定矣然也、漢文上志務養民而所為多民劉

沙麓若窬意中正學失使不耐將之

年之間，今日省刑罰，明日省賦斂，今日非儀門，明日非所營，明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耀以千長，益僚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佚，一假設也，俾臣栞裁不謂其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矣不甚矣，面從其紛紛乎甚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被于多變，遷縻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得驛點決宮禁邑亡事，固亦有足異者，未可謂　建文時政非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蹇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蹇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游太學，選入禁中書，詣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爲忌，欲陷之，太祖并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遂用，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受顧命輔　皇太孫

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齋部中諸王
不覺爾此齊尚書疎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
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
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
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
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
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
異也　太孫喜稱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
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
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
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貧不能歸依黃偁黃在已
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　上即位以文學
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定衛良貢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徽
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喪不許勉從衆請即葬郭徽之北
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
山從姓陳除其弟彥附戍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
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按昔廷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留以老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盡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所慎也、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按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布賛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王滇關心誠

化，不忍誣衷其人。雖蠻童樊豎皆知向慕。　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顧老堂三字，及録汎王嶋各一、㑹上表稱謝，稱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發殺亦殺，紳氣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乞襲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王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蹇義居吏部，與時浮沉，繩以書責之。

廢周王橚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齊黃輩無可目、后又見之專征。評

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爲護衞、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徵、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衆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濫也、然周王已事、弟不能效蕭祗慎于法、旋謀未布闘也、重以貪夫恣索張、坐不察、遣一王布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羅龍爭、卒成大敵伊誰咎也、大抵齊黃計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舉志迂于法古、而日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昺、李衡、趙福、張弼、汪寶、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衞世千百戶有差、

按昺等皆西宮扇莫宮人父、所謂劉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韜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以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

白半渦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
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蟾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
青眼低看其窮宗泐見其擁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
語耶斯道斯道汝夢南朝矣既而宗泐樂道衍往燕往
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
爾能十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貧會貧即開襟出太平錢
五啓王自視蓮撒之貌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
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漱然而退他日貴告之道衍進
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薦道衍寄遊嵩山佛寺
遇珙珙相之曰宰馨非和尚乃瀉耶目三角彩白形如
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進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
于酒肆　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王前占其　為王勉曰太平天子　王大喜蓋珙于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
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
時或誤爾汝　王前王弟之責
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一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者養親日出仕庶諸忠君先是上閱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假到賜歸者士林相矜以為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紞為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謫雲南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紞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具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予皆遠邇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最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寔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懷循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隱逸日就闕下悉

委執試紙識鑒精明振拔淹賢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為之○命何福為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為副平之

九月罷禁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癸亥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濟宋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嗣位以來第一件切諫言

自不推遂而又欲求人處之緊遂之之先昫以子日易

遂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
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
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
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
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
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
勸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
謝貴爲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
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

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
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
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
無益也。 帝頷之乃擢用暠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謂以德
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爲戶部尚書召
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爲工部尚書、黃福薦若特鄭、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
○召宋憚還京以爲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

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爲副都御史

按有年廬陵人從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爲御史學行著聞辭官養母於青浦通州續書不輟得成經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上起有年從中韓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論渠帥召入力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爲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卯建文元年（諸書為洪武三十二年 永樂初革除年號後）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含皇城，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舄登　大祀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請闕里。○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遜志、翰林侍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

知縣蔡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屯郎甸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廖升襄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甞友善有史才明達沉氣書精雜事多植責開北兵表謚

渾遂與家人訣自縊死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大足人性介有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

郎四年死難臨刑有所問正氣歸泉裏一點丹心在帝

鄉之句父役初以郡吝年八十餘开子五人皆謫戍正德中御史蔗相立祠祀之其弟胡子義以存胡起陛金

事開允死难世丹稜蜀獻王聞而僑之令削髮自全子

羲郡以親之故遁辭有二子數日吾兄無後天下視吾姓

二子當死于難况有大負知所戮楚惠仲臨海人與兄

恵仲並有文名府二榮悉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陞

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削發事以逆黨論

死程本字道原崇出伊川作枕徙崇德之桐祿讀帝

不拂草何敦行撿與游道沈孝子寄居友善因初來則

錄秀才歷秦周晉長史蘭馬龍它郎句從一僕赴官曾舉務入百茂論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膝貴錄陞翰林尋試左僉都御史調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抗疑結衆所著有巽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〇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〇命都督僉事耿瓛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殺關係也燕王實二人及三司官袁與子忠議執稍相之衷果白日宋忠面訪五大學問議援要身百方五小行步如蛇觸貴早肥氣短景清身長衆舉耀耿瓛戰背伸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瓛長與保長子皆衆

兵究永樂命日論死景清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三十
七年進士性甚倔強尚大節嘗假同舍生借書一冊
還故負其約其人遂訟之監師清竟日某所借書已歸之
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怒根究山清清特還之日吾所以
予珍秘人甚故相戲耳又清赴舉非常化一女為妖所
憑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清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
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都御史上即位擢都御
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緑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
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望者言文曲犯帝
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又見衣緋衣遂收之得所藏劍
詰之日我　恐不死為此不成天也罵不已抉其齒噀
血御衣　文皇大怒命鐵帚刷其肉肉盡骨已見後措
夷近見時入殿廷為厲命族景氏籍其
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
妃常氏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
熞衡王允熙徐王立子文奎為皇太子詔薦賢養老墾田

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諡懿文，帝諱允炆，及　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訝，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疑呼，年與諱同，集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按璿亦長興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畧，父北征，璿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開戰數敗，怏怏抱病，對公主於上，遜去，璿益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為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帝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

皇養提周府奉祠正，專匡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遂吏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纂修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共挫折之，不爲動。靖難師入京，是修郎遺書別友人解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拜孔子，自爲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文皇嗣統，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廉潔，其學自經史下至曆、卜、釋，不究，爲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遜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期久有覺。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諱其事，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按賓字泰貧盧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復以經明行修入對循吉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陞望江縣請解後坐它事罷歸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壯師表字自造朝辭疾歸 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入十焉教字何不可尚書郝璉曰老者安之新延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二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

南昌以鞏爲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其能斷幾。非至明其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徹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歷部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劾諸王入覲失君臣禮。帝嘉獎。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繳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氣。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官而至繡衣。臣以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劉忠、李子公輩。曰我死勿去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卓敬字惟恭瑞安人。性秀敏。年第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爲名器。惜良盈不益。良者遺書。後歸。矢遺。得一兒。先爲之頌。北人門乃累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間言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爲宗人發學。求文學容。奏事稱。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下獄。敬對□不屈。 文皇特惜重之。繫

之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疑起宋親略
無經濟，敢死有所累，稱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嘗曰：
男家養士三十年，僅得一卓敬，服其識也，不得以節，後
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之曰忠貞。敬立朝抗慨，英姿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
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辛踰後燕藩

華松齋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廟，御
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璡爲翰
林侍讀。
璡字士進，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
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文皇命孝孺
草詔，不可。改命璡，璡強受之。歸而懸問，妻子問曰：得無
傷先生耶？璡愧曰：我所爲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縊一
夕經
卒。

大忠者不顧私親

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都御史、

按璿山東諸城人、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黄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賚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宜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

祀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遜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過往者、乃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貪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

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昱及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謫管瑛于廣西昱放爲民璉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清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刻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從故行
戶上擢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于懷來矣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天下問民間
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
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按昭山西人後掌北平燕布政司事嫺熟兵
入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仍罵絶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
微譴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
略天不誌何意十八
深定加戳
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者奏
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觀彼既欲申大
義于天下不應便循進戾說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
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集日遲迴無救雖求爲丹徒布

友不可得矣不報萍命日呂陸名在奸黨與出就戮乃
當陛大呼曰有奏贖罪可留也輸有之乃伏誅頸得脫
此言訥北生亂受禍不若是酷矣僕昌陸以爲
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陸誅死呂陸太和人

四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兼殘虐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齊王榑爲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以黃德彝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按德彝泰和人與方黃同贊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數
言求賢當務失諸後一心若難後轉改不屈之上叔英
黃岩人與方孝孺同設教爲洪武隰舉上部侍郎入上
資治入翰林背故去請令可其行事背難兵渡江上叔英

系詔來京，至廣德，而發，奇乔泰亦斧至，用拋擲哭號後來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長冠，拜絕命詞，帶中自縊于其妙觀之銘書廟宇則栗然不能所見良備儒之句懸其祭曰：古既久矣，卡有辭于齋時，死亦從容，無愧于後世。聚在祠修蓋器者中，縣谿鄉守登謝附與德祠祀故與其妻金氏紫狱流二居北并陳存貞烈祠，收英所著詩雜學集。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效職。諒隱平于燕兵方，上信任之。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因託疾佯狂走，卧久之。復讓，遂稱病大甚，圍爐搖頭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可參所誠逢辰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

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事、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倚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勅張信乎致　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因請見　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擔瓦墮地碎　文皇不懌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苑耳乃喜遂定謀將謝貴等集兵布陣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昺餘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深慮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力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

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紿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求亦下

按余逢辰字彥章宜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彭二見謝貴殺急跨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之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

按金忠鄞人補亡兵以縣忠當戍通州不能行珙貲曰卜尚書行法當大貴贅舟郎瘝壞矣忠精于卜至燕邸

然入以起義命忠一之大言逆罪禦蒼侍惟惟用其謀策後爲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祇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恣讒奪害假陛下之威權翦皇室之羽翼橫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罪過未聞不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側惻尤可憫閔

英聖人在上抑拳恐此蓋非謝陛下之[illegible]
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宗藩于茲二十餘[illegible]
心奉法術分陛下誠桃以來臣事君之義明于[illegible]
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恩加慎焉諸王先為[illegible]臣[illegible]
厖叢陛下之聰明輕直萬托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皆
差斜蒸篇極昔妻追言臣詳不敢廷分布宋忠謝貴承
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丁衙罪鼓查剪于道
還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深淵已而復衛
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哉地呼天拜蹻無
痛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
天也擅奸之心不止害臣發伐大將先剪削枝親藩是
戕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
明畫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承
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逞仰天門發態愚懇惟陛下念之
臣又竊計奸臣之蜜必已潛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
親征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

江北蝗有司請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

能回天變而不能罰大猾赦囚無可逃乎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鎭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衆

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瑱走依宋忠、　王謂諸將曰彼衆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　王掾騎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衆列陣未成、　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並命瑱斬首數千級、並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獲馬八千餘匹、餘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祥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裹血力戰奮呼陷陣陞陳賢守大同有戰名陞都督同知帝發代府於東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還守大同掌命且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拔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遂薄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權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夷錯雜技用精真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鑑任職不屬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忠之用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授萬置書衣中厚[illegible]之而以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許得同[illegible]

實心推不平此至事發貞亨遂
幾萬舊極俄不能自覺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

六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供出者太黃子澄等畫帝惟召學士講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文濠人君用之子守邊東稱老將善戰北征而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劾之悉奪爵除○李堅武陟人以父英隴公故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薛祿戰互勝負時被賊侯給券已而敗于滹沱河中槊被擒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子北嗣永樂中除○吳傑□□威寧侯之子襲侯與定犬律滿南寧衛指揮○吳高嗣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燕反間削爵永樂召守大同被劾編

齊黃其次耶

以李参○盛庸北征，屡有功，封歴城侯，充平燕將軍，救
張玉譚淵四年，滿口戰敗降，時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
陳瑛劾怨望，削爵，懼卒。○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
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敗執，逮至北平，仍其官
暴卒。○郭忠，后死難。○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
兵，尖力，杀數百斤，善戰，嘗發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
進都督僉事，七年，文皇忽
問安乃尚無恙，安懼，縊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誡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何如讀之

朱鷺曰：是與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文皇聞此，職面彼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夫河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義之也，冀未襄之仁義也。讀史至此，豈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難，何歟。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敕權
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濟創邑人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催之遂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以數處得免。上出亡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並召簡入爲　上薙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　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屬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七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賜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自禕始以其子紳爲之請也。

曾不出文皇所料諸將之謀畧何以見哉

敗雲南兵。○己酉，耿炳文兵次眞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鄚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辛酉，靖難兵逼眞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甯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攻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鄚州。文皇曰：炳文在眞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兼

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擒[illegible]

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非猝歲可併力 全集上見

以聚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突破其東南

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河

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 以兵予敵

無算遺馬甲錙重亦無算、○吳傑率師來援與定失律兵

潰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

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帝然之，親餞景隆于江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橞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朱忠敗，遠遁虜恐，谷王乃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上命贊畫於景隆軍中。璟初書至燕，文皇與之弈，璟勝。文皇怒曰，卿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已贊景隆軍，不用璟言，景隆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裂雪走良鄉，裂避散行三十里，遇其子貊，翼上馬，護至，養疾二年，與疾避關，進聞見錄十萬言，又不報。奉命日，璟稱疾不起，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

求得之，立下詔獄，徵綖自經死。法官希旨錄坐其黨，
不亦得歸，并綖父文成公子寧升綖豐凝侔費嚴着侯發，
博綜史，究極韜略，兼奇諸書。洪武中召見，上嘗曰：
伯溫兒，以爲閣門使，日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
臣忌璟，推璟忠勇才器，授長史，并勅從潤，當遼東集燕，
邀六王府事。嘉靖中，學憲黃潤脩其象祀，乎文成祠。
石撰，平定州人，爲寧府長史。北兵起，謀獨許，留繫巳見
拔，終不屈，叉解死之。○龍鐔，字德剛，萬載人，爲浙江按
察使，左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會上徵晉兵，鐔力主
緩赴，從文皇城，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
所自書贊曰：忠孝
歸一，死生非二。

亦云紹撥 反速其分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謂遼
與寧王權得甚歡，且貞起、泰、黃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
州，及削護衛。燕王嘗曰：以大寧必與。方遼寧上書，去窮
棄本郡，陽若不加詰詞，者寧王意肯舉兵，遂搆大禍。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極論藩臣之誤而特以一不至惜如不有關

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賑戮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屠亡齊矣讒不自底局王彼欲調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於門兵不來則禍必加。是則朝廷就蒙之也。及烝之兵兵啟分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石乃一人無捐門之患有蒙臣可乎將不欲謀十不翁方往役中系無宰亦於旧于道路恐于轉輸命不師生日以一丁尤丁之息冥之出人惟惟孫國大事者方江揚移言符石無寄人由此說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固者果何心歲蕭言親者剖之而不斷誅者積之而不堅羅在井也。陛下誠不然此臣恐以為不待十年必在察隊之觔矣。伏願少避禍老與滅國並齊齊王之因封朔毛之果還屆于千京師迎楚蜀為同公俾其各命世行持念勸然以能于戈之巢以厚親戚之思。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

料得遂心
徐輝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鐵飛餉輓粟水陸並進。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忮刻自用焉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囘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　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　靖難兵援

降斷可行
決斷

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北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燕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俟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

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奮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死之 上聞之加卹與文皇徽中所謂凌遲萬段者即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擄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棄與朶顏諸虜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北

遂失一籌備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不肯）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文皇所什可惜失此進取）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簡閱

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逆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

三□可作贊

封鼓舞

各引訓

訓爲解據

據見

星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孱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叨奉宗藩凡惡權奸横加大惡上書自陳令歲三月未嘗番祭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入護陳其詳惟陛下審詧其一謂臣擅設衛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員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機王教練軍士其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除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㨿選內用闕奏直為聽調濟領降請數

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蓄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處給衣糧賞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拘致各處異人術士養于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竟無上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訓調兵衛備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親訓營繕餘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皆一驛官迷指為臣不執之迹先遣已其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諸叔奚奸臣稱得誅以蔽惡則殊遠小民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登岑理取其不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豈令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荊岷五府已去獨臣長夫臣夫則楚蜀秦晉將屬不難去矣寧王燕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人計際然不惑去此奸慝臣某等首惡首

十二月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

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復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乃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荊關，攻廣昌。○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緣錦州馬宣曾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遂樹則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義。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為兵部尚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龍居汪伯內之子，初從竹[illegible]非先生遊，命賦本村淼濤十山森而名篇，一讀叢[illegible]舉授長察之，廷對言今日用人猶名而不求實，善[illegible]進，小過輒黜，非育才用人之道，詞切無忌諱，[illegible]

御語有當
從之也

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閣力行走已復補翰林至
御史大夫景隆召選于敏中諸謀之不聽讒邪行言此
貢內奸臣衛往說法不能於之前先伏誅逐至能頓開
是修之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凡誣于
寧日事已至此內不能容直論者半命日于敏中被禍至
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且日吾本意教爾父輔成汪
于寧于探舌血大書地上成江山安在逐族誅嗣成其虔
遺者有江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江所集正德中江
西學憲李夢陽為金川書
序刻于吳用其集行世

加之例名

加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既入京僭為隱議上不喜開其六罪因
大出獄有是命旅揚景吉金帶珍饈繪衣

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置聖訓其中以尚父丹
書之言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孺製銘　選英謀勇
士以捍衛錦衣衛鎮撫所拱元門所鎮撫

只瞻棋尼可恨可嘆

有足氣

頗挂書矣

按本中年人，精通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水森茫，一軍無跡。王與同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帥棟三十斥鎮衛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攖，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濟兵。景隆曰：種得瓜熟，蒂別人採去耶。不救。本怒，歸詣治景隆罪，且曰：喪師失律，亦云慘矣。敗者文表宗袁二十萬，十無一也。不忍加刑，輝祖征燕，亦復辭良士馬，仍命教習操練，爭景隆喪失無數。臣下若此，得望收功乎。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募義勇先鋒探諜等官，悉臣自保舉用，待命親王監軍，疾馳直搗，則可免生民于塗炭。不能用，本為軍督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潰，倚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援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周拱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乎蹶沅，繁濟從征，引步兵防偏，有功，不知所終。

恭奉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舉扇燕許之。至燕，獨留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承

既奇之又
不能用揽
為養貴所
揽

拔擢建州入事尋薦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
七年，差老罕校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諭吏部曰：用
末技慎選舉，惟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
稱貴，請貴州關索嶺許任代償，上郎位初，知州王叢
應詔，肆義上書，內一款云：今日藩封過侈，親王多驕逸
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
親之誼，事屬難處，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于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與義創著
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是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推
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下詔褒寵
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勸懲，合親王告
太廟明治其罪，而勝處之，為有不聽服者，嘗惟 皇上
覽察焉 上奇之，不能用，命參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
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繫獄，駢食○時有高不危者任
建文，死義，郭宜，戌海南，于羅見，先軍，頂兒，監候舉
決，宋，屬男婦十三名，或曰不危，御前魏守，非是
以錢芹為行軍署斷事，茅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琛為翰林
院編修，

墨公來可
敢先死

拔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晉府掾從中
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鄭守楊公善慮囚請
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士事善爲兵
部司務尋從大將軍吝議軍事多所贊畫入奏道病卒
舊條兵事上執政葬吳縣之黃山○大芳大興人博學
能詩文或嘲之詩以陸機比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汪
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從之擢秦府長
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
希董方孝孺稱大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詭深有得于
正誼明道之旨在府院晝遊詩淮南者群修殷幽素消
息近如何開道將軍志不虜殺有火龍翻地軸真教無
騎過天何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不
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延之于三蓋縊
死二孫死獄中○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建仕
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砥發元
年求賢張以其才召修國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
重書增釋篆多致訛誤遂舉其宋惟
詹撰僅釋之仍令總裁永樂大典
龍壽叅黃子澄仍留京師以文皇再上書請
誅而人始罷兵也

朱黌曰叢眷責足弄皆兼耻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illegible]

二人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非心焉可也如漢[illegible]

斬鐵東市亦可也名遜而實留之謂闕能何處[illegible]文[illegible]

有心特借二人以紓難遜亦來不遜亦來又免[illegible]

人以示朝廷怯畏其兩人實釀亂非能賢

也晹遜陰留旋還幾見如此而國不亡者

庚辰建文二年 舊爲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

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

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產

吉史官吳勤吳忠修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

王度俞吉士監試

按黃觀貴池人贅八頗鎮受學元黃嗥嗥死節觀登自感
偁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翰林累陞今官文
皇來泰齊黃觀慕士奉詔極其誠斥四年來詔募兵上游
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謂左右曰吾必死
矣知其不辱也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
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求給翁出市酒肴夫人
急攜二女并李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護害曰信者
至李陽河聞　上顧朝服東向哭拜投湍流中朝使者
令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吏錄象觀取冠
冠之判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洪熙初得釋柯進傳其
事正統中縣令龔可愚就觀故址祠祀之○王度字子
忠歸善人通經史能文以儒士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有風裁歷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議兵食東昌之捷朕
度密陳便宜因年被謫戍河州坐誹謗不遜戮其族

詔均江浙賦入得官戶部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
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
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今參參角縱試三斗罪人不按戶部呈奉除後一反建文之政耶。

縣谷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偏戶[illegible]○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景隆遺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勳名顯者甚衆。

按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上喜擢第一，且曰胡寬可廣乎，賜更名靖。陳繼之莆田人，既授戶

訂給米言汇南借遣多朕田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
之岩葬兵起建仍多不逃革命日不屈死之○黃鐵子
权揚常熱人丁外猥出京方孝孺裝問日蘇常鎮京師
左轄若吳人衍征逃民今難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
我未知所底也賤對日三鄙鎮江最要實守須其人前
擇章發毀將不可调蜀蘇州府加府焼善志義激烈存
因十虽衆言一面顧仁悉有除面取下大寞帝鄰之頁
寸不足定亂然用宋大势不在江南哉馬玉此而學之
睍矣李議用對青兵期栽力王家善得書與鐵[illegible]狩數
泣以死自答請疑兵在汇上善交部替五郝兵勤王況
青招鐵鐵部日答務聯蓋在吾所將後果以鎮江帝請
雖後奸人待善去鐵開之物哭逐紀食敢日求既陳告
鐵巳教附矣鐵體目日無降姚太宗七月十一且善陵
遲死報至鐵乃罪起登梁川贊西向弄拜而號日華見
衛血丁九原賣身入水死友人楊福月夜泣贊則百方
兆城晃不得數日急山立水中體不讀福總起瓣之臨
父深早奇鐵鐵與編共學三年與特賢貝深逐謝鐵何
不自韜晦累及吾子以洪武中種下法太重上族日亡
志乃教福農夫裝有問求探矣責帝置對運見鐵[illegible]
[illegible]改[illegible]黃壯保不出存御[illegible]所微[illegible]

齊給事家奴者一老人引至葛澤農家[illegible]
抵其舍鉉從素幕中對語報曰鐵鉉兩朝[illegible]
克難委其將孩如此鉉死時北兵四出捕善書者
弁鉉鉉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諱后[illegible]
諸武弁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朱鷺曰　高皇帝起布衣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
當日于城瓜米輻輳歸命爭功死以集事勛名彌馬勞
是時左班不得望幸羅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詩章競競奉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崇恩講
學括武競文綸緋親而介胄疏于是翰苑有鄒讚尚書
登一品而文臣負不踐一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亢節
者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生懷携貳叛附
接踵其臨陣未必非為將謀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師
都督指揮者也就其請演將國非烈祖親同父子
暨謝公貴馬公宜禾公器外我何人哉嗚呼朝相反曾
不甚逢一例交承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
人主治世德威終之不足萬引役之有餘矣
四月荊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圖燕（一）靖

議論從合兵法未嘗以敗求心也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亨、靖難兵復戰、内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按是月辛丑　燕王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城、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胡觀等自眞定發、營保定、期會于白溝河　燕王進至固安、諸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不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彼將隙不睦、號令不一、兵甲[illegible]縱弘而分數不明、昔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利、逐之即驟、至今[illegible]、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每敗將形氣其[illegible]兵[illegible]勳雖寡適足爲吾之資、其偏等但[illegible]馬騎兵[illegible]乘之如拾芥、然吾恐[illegible]辟等[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行[illegible]家[illegible]其夜伏而[illegible]

王坐矣虜徐其已末燕兵藏自滿不安伏德兵書[illegible]
擊　王虔毛安豈于往賞香出泰征胡護語用勢[illegible]至
致爲先鋒令曰吾且試之使心腹俱前安騎勇[illegible]
有勝負燕曼寡會諸指揮何清被執茶安牧兵運叢
時景陵胡觀郭英吳儀養令兵六十萬聯者白清氣義
大吞一寨峰攝馬升兇中人馬過之額網虎與燕兵大
戰　燕王從三騎殷從迷失道下馬伏地視
河渡辨東西於知營在上流餘卒渡河而北
庚申　燕王率衆度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
省吉書捷殺之是日景陵諸軍進戰被燕後軍房寬退
俱走平安書錯刀斬燕陳英大將軍已而高鼎師精騎
數千合　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蕭範引其子及
精兵尚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級景陵遂走
諸兵東餘後燕躍王見衆王來設燕立之戰陣勢動急又見陣
後陸起日敵後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戰其力左右同
敗衆吾寨茶何宜退從王可以升力三易等四宗登
進矣有但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燕王三馬三被創
持劍蕎擊劍又鼓折箭盡馬罷飢幾及之燕王急走
蹤登高處佯麾衆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燕王遂率衆突入陳陣動衆遂亂忽起折我大將激內

軍大亂斷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
死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燔諸營溺河者于是郭英等
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弃器械輜重萬萬計所被殺溺
死者二十餘萬人燕兵又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
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御中上遣中官賜璽書斧
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更四月復賜之
至是復盡為燕軍所奪景隆素尊恣紀律不嚴號令煩
數議者以為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
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　上
命帥師來殿獨得全軍以還
陳建曰景隆真一趙括　文皇方幸其來而子澄乃中
敵人之所幸烏在其為謀國哉然子澄之謀天爵以啟
我　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而况子澄景隆之流乎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
省死之
燕兵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
問衆對曰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泣

義自在人心不以位之高下祿之厚薄書制有前之先後也

者以賢□祿而死其友□遊郎量用籌□雕□兵太僕

隱孟宮亟以殉節遣人求父遺骸覓骨之見歸葬并贊之

朝淛義州赤抗節死義中省守于歌吉水人其教有津

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華命日懿至思賢臣

不起迎、各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若默曾廷瑞呂

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殿舊□位哭拜加禮謁

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

嘉靖中學副御鎮立祠祀之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燕將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南奔鉉隨之以臨邑感一時義憤望風奔潰方對酌諸生抗疏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勇役援遂募人募兵升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已引師景隆出兵令戰兵敗入城燕兵遂圍城於攻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其燕衆燕王射書城中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諭城兵

辛己　燕王命具丁隄水灌城中城中大懼鉉曰無恐
鉉乃詐令軍民出降　燕王大喜止灌鉉伏勇士向門
候　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
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
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破
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充參將嘗從長興侯曹國公出戰
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大河敗燕兩大將四
年累敗歸附　文皇命守淮安既守山東即致仕有千
戶王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自縊暴
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省時偶在濟南
城中故爲答議已執至　文皇云作論秀才耶好人實
之閒舜其友紀綱時爲錦衣衛指揮俾用勸就職事曰
于以軍旅發身于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
上得遣歸年
九十七而卒
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條數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詭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後[illegible]

辱命下獄、尋釋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請去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為意矣○改謹身殿為正心殿○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個

九月皐門成遂改題諸門

祖訓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初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建文親承祖訓陵土未乾奈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孚佑只此一事已足以致亡矣

徵洪武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屯滄州為犄角之勢以困北平　燕王密謂張玉曰德州城堅衆聚定州修築已完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攻之可旦暮得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東北凱及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餘人擄凱等赴北平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獄

義言息兵請和事并條上北平事情稿下錦衣獄後文皇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尋陞左參政

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矣尚方有劍恐難借哭向蒼天羨廬寇之句

軍燕將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參贊軍務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糧輜重順流而北、王自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清、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徼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

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登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縱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非平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偵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侍禁也　管　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旣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謂翰林方孝孺纂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為一書以
致治亂邪鑒戒孝孺首薦愚士名之深以字行山陰人
負奇好學性孝其父肅為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
名愚士得游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愚士奉喪歸葬
求父遺文雖荒郵殘壁敗簏不遺為文蔚贍長於詩練
達世故曉遇遂卒君子惜之○鄭珵永豐人洪武末薦
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彬稱其志篤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